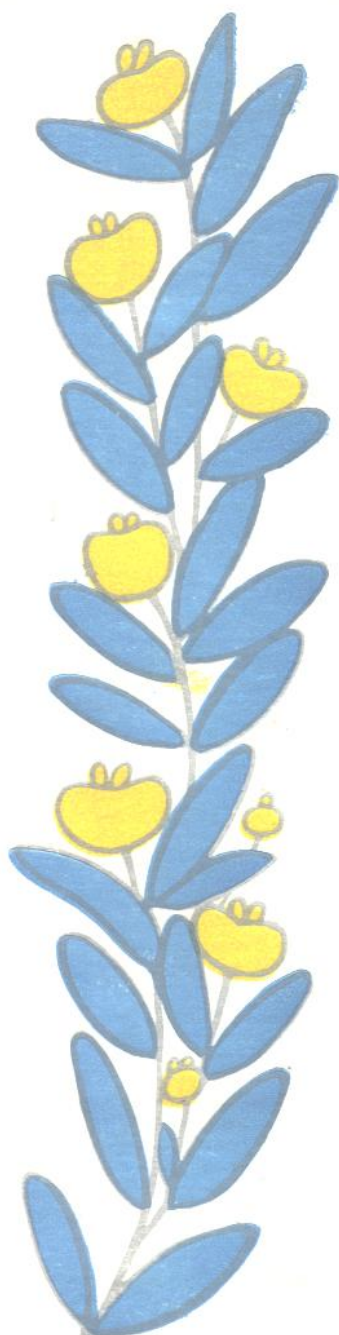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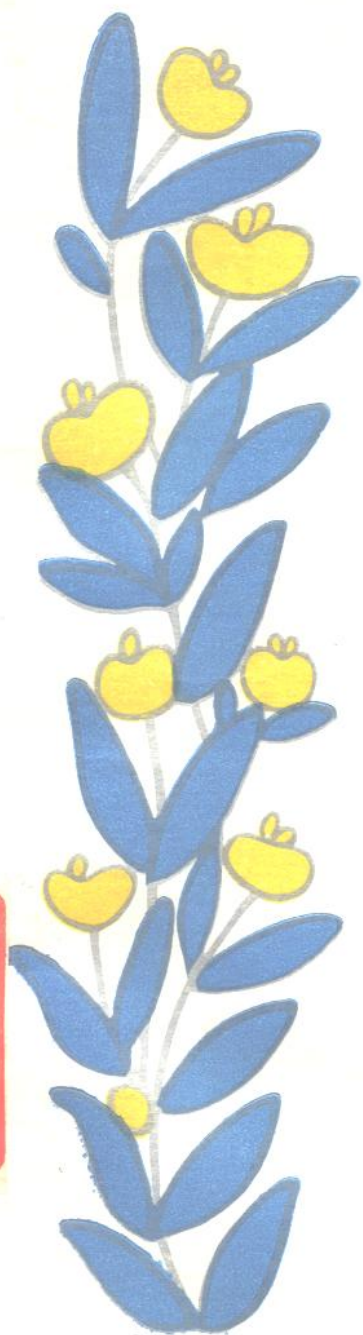


父老文字研究

28



儿童文学研究

第二十八辑

主 编 贺 宜

编 委 巴 金 包 蕾 任大霖 任溶溶 朱 彦

吴 强 杜 宣 陈伯吹 李楚城 郑 马

茹志鹃 哈 华 贺 宜 鲁 兵

编辑者 《儿童文学研究》编辑部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出版者 少 年 儿 童 出 版 社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排版者 上海联昌印刷厂排版

印刷者 祝桥新华印刷厂印刷

发行者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零 售 全 国 各 地 新 华 书 店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4.5 字数 120,000

1988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24-0022-0/I-10 定价: 0.96 元

儿童文学研究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51703

第二十八辑

目 录

《中国童话界·童话新作》序·····金 近	1
民间文学在儿童文学中的广泛运用·····贺 嘉	4
见书怀老人	
——《何公超童话寓言选》出版有感·····郑 马	23

读杨啸的《深情的山峦》·····张锦贻	26
儿童文学也是人学	
——评刘先平儿童长篇小说三部曲·····赵 凯 吴章胜	31
居民楼里欢乐的一群	
——读詹岱尔中篇小说《盛夏》·····汪习麟	40
从脚印看小兵	
——浅谈海笑新作《小兵的脚步》·····金燕玉	46
论程玮小说的现代意识·····刘晓石	49

爱和责任：追求少年的自我	
——浅论张敏的儿童小说创作·····黄云生	58
论科学幻想小说的创作	
——读郑文光的《飞向人马座》·····汪毓蓓	69

1151703

生活的空间等待诗的蒸发

——兼谈《节日朗诵诗》的艺术特色……………任 蒙 余荃芳 75

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

——散论吴城的《美丽的童心》……………王慧骐 83

评湛卢寓言中的形象……………李 莹 87

《新星女队一号》创作回顾……………庄之明 90

儿童报告文学创作自我探索……………刘保法 97

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五四时期

——兼与胡从经同志商榷……………韩 进 107

儿童文学……………许武慧 沈益洪译 110

苏联近年学校小说浅议……………邹立真 谷斯涌 118

荒诞之于儿童文学……………韦 苇 124

白桃(戴伯韬)的早期寓言(外一则)……………盛巽昌 134

编后……………140

封面设计: 沈樱

《中国童话界·童话新作》序

金 近

从1977年开始，童话创作出现了一个新起点，那就是多年来童话受极左思潮的迫害，到了十年荒唐的“文化大革命”，童话竟变为禁区，似乎这个世界上不存在童话了。在这七十年代的后期，童话又象春天的野草，重新发芽滋长，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虽然是古老的诗句，但借这两句诗来比喻童话经摧残后的突然兴起，是最恰当的。到了1979年，童话又进入一个更富有幻想，更健康成长的时代了，这也是大家能想象得到的，也就是在大好的局面之下，作者意识到要解放自己的思想，象小鸟一样，应该冲出牢笼，到辽阔广大的天空里去飞翔了。

我们的童话创作，就是这样发展过来的，谈童话创作，我们要回顾这段历史，也要承认这个事实。如果这方面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那么我们一些好童话的出现，也成为必然的产物，当然离不开作者的主观努力，包括生活的积累，技巧的功底，作者思想境界的高度，这是主要的。

所以说，近八九年来，童话创作向前迈进了很大的一步，这一大步是写现实生活的多了，写“从前有个……”这样的开头少了，童话的幻想色彩浓了，生动活泼的趣味多了。跟过去比较，童话更为这个时代的孩子所喜爱，因为写的内容是他们熟悉的，意义是他们能领会到的。

我们在创作过程中，也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在最近两年里，我们是怎样理解幻想的？幻想在童话里处于一种什么地位？照理说，童话里的幻想是随着生活内容和人物性格（包括拟人化人物）来发展的，幻想是从生活里生发出来的。如果离开生活，任

意幻想或主观想象，那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脱离生活的幻想，首先是叫读者不可信，缺乏说服力，也就是缺乏艺术的真实性。德国的《敏豪生奇游记》（也叫《吹牛大王历险记》），几乎每个故事都写得非常荒唐，但读者相信，明知现实生活里不会有这样的事发生，但它吸引了读者，对读者有说服力，这也是好的童话大人小孩都喜欢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敏豪生奇游记》里有一个故事，讲马车夫在严寒的冬天里赶着马车，怕和迎面过来的马车相撞，就使尽力气吹起号角，可是怎么吹也吹不响。到了驿站，马车夫把号角挂在一个火炉旁，没想到号角自己发出嘟嘟哒哒的声音来了，还传出各种优美的民歌。原来马车夫吹的时候，这些歌声都给冻住在号角里面，现在号角碰到热气解冻，这些歌曲都发声了。这就是作者写这些荒唐故事的时候，产生这样的幻想，这是有生活依据的，是写得有趣又合情合理的，不是写到哪里就是哪里。

这几年来的童话创作，是富有幻想色彩的，童话里的幻想的成分比过去多了。但是有一部分童话的幻想，就缺少生活做依据，经不起推敲。尽管童话不能象小说那样来反映生活，它究竟是离不开生活的，如果撇开生活来幻想，势必让读者看了不可信，作品也缺乏生命力。看来写童话还是需要生活，还是需要观察社会，不能凭作者毫无生活基础的苦思冥想来产生幻想。

谈到生活，也有这样一种情况，写童话好象和生活的关系不大。有人说，写童话不需要生活，这样来理解童话，就把童话变成一种无稽之谈的东西了，怪不得有人瞧不起童话，认为童话是作者胡编的。有这种成见的人，也低估了童话的教育意义，要是这样来看待童话，那么信口说来的话，都可以成为童话了。事实上童话是一种不容易写的文学样式，它是作者用优美的幻想结合生动有趣的情节编织出来的艺术精品。

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离不开生活，即使是古代的神话，也是那时候人们的实际生活的反映，是来源于生活的。“后羿射日”就是一例。我们的作者拿起笔来写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会从

生活中去发现幻想，因为我们的生活里就有幻想。

这本童话集，收集1985年的童话作品比较全面，作者面也比较广，其中有得力之作，也有在探索中产生的新作，作品的题材也向多方面发展，老中青三种力量都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看出我们童话的创作实力。还有，港台作者的童话也收在里面，这不仅使读者了解到这些地区的童话创作现状，也可以从童话中了解到那里的生活。八十年代我们的童话正在继续发展，发展中出现某些问题，也是难免的。我们要努力做到的，是希望产生出更多的好童话，这是作者读者一致的愿望和要求。

1986年4月12日

民间文学在儿童文学中的广泛运用

贺嘉

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是两个完全不同却又相互紧密联系的文学门类。儿童文学是成年人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学作品，而民间文学则是劳动人民集体进行的口头创作。民间文学的创作者虽然也是成人，但并不象儿童文学那样有专门的创作人员，特别是在漫长的旧社会，民间文学的作者就是那些一字不识的老百姓。作为民族传统文化的积淀，民间文学也是民俗学、人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的一部分。如果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的关系，我们便可以看到，民间文学的对象不同于儿童文学，它主要是成人而不是儿童。但是，民间文学作品（口头的或文本的）也有一部分专门是给孩子们讲唱的，即使是那些成年人讲唱的民间文学，孩子们也会经过自

己的咀嚼消化，选出一些他们能够接受的部分来。所以，在儿童文学诞生阶段，一些民间文学中的神话、传说、歌谣、故事等就归入了儿童文学的范畴。随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儿童文学作家和一些民间文学工作者将某些民间文学作品改编或再创作，以满足少年儿童对文学欣赏的多种需求。民间文学在儿童文学中的广泛运用，不仅推动儿童文学作家更加积极地向民间文学学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儿童文学作品，同时，也培养我们的小读者从小就开始熟悉和喜爱民族传统文化，随着他们年龄和知识的增长，逐渐具有民族的思维方式和欣赏习惯，让祖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新一代的成长中得到继承和发展。正如著名老一辈儿童文学作家冰心所说：“我国是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除汉族外，还有 55 个少数民族。自古以来，各个民族就在祖国的广阔的土地上劳动、生息和斗争，共同创造了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今天，我们祖国的两亿少年儿童，应当知道我们祖先共同创造的历史和文化。阅读关于各民族的童话故事，是个极能引人入胜的开端。”（《中国少数民族童话故事选》序）

由于民间文学所具有的那种单纯而富于变化的结构，通俗口语化的语言，以及浪漫色彩的想象力正适合儿童的性格、心理和阅读趣味与欣赏能力，在近代社会以前，或者可以说从人类具有自己的历史以后，民间文学就成为儿童的亲密伙伴。成年人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文学作品，这是近代社会以后的事，但是，在此之前，儿童并不是与文学无缘的，长期以来，他们主要是从成人或同伴们口传的民间文学中获得文学的享受。在原始社会和古代社会，儿童从宗教仪式的祭司诵唱中以及长者们关于英雄人物业绩的叙述和对周围自然界神秘现象的解释中，倾听到许多关于万物起源、开天辟地、人类变迁的神话传说。虽然孩子们对于这种原始的信仰并非完全理解，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出他们听起来会是那样津津有味，乐在其中，并且根据自己的能力与好恶，去鉴赏和享受。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逐渐认识到，民间文学不仅能够满足儿童好奇与娱悦的兴味，而且还是向他们传授知识、道德、民俗风情的手段，于是，便有意识地为孩子们讲述一些他们可以理解和接受的神话、传说、故事等。从此，儿童也有了属于自己的民间文学。

到了近代社会以后，又出现了以少年儿童为对象的民间文学选本和各类民间文学读物。这部分供少年儿童阅读的民间文学作品的特点是：第一，它们是人民群众（主要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是作家从群众的口头流传中搜集而来的；第二，这些作品基

本保持民间文学的原貌，从故事情节到结构安排、叙述语气都完全尊重群众的创造，而不加进整理者个人的色彩或按整理者个人的意识去进行较大的加工，所以，这些作品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和学术价值，但是，同那些专门为民俗学、人类学、民族学等进行科学研究而提供资料不同的是，它们具有浓厚的文学特色和鲜明的可读性；第三，适于一定的少年儿童理解和接受。由此看来，这些为少年儿童精选的民间文学作品，即是有儿童文学的特点也不失为民间文学的精品。

近代社会以来，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学大师都非常重视为少年儿童搜集和编选本民族优秀的民间教学作品。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应当是德国格林兄弟在十九世纪初搜集出版的《德国儿童与家庭童话集》。虽然在格林兄弟之前，也曾有人开始了挖掘整理民间文学的工作，如布伦塔诺、贝洛、鲍曼夫人等，但是他们大都按照自己的想法将人民群众的口头创作进行重新编写，甚至涂上当时贵族阶级的伦理色彩，失去了民间文学作品的真实性。格林兄弟则不然，他们编选的《儿童与家庭的童话》，大都是他们亲自从当时德国劳动人民中搜集而来的，其中有的是邻居的女佣人以及朋友家的农妇。对于古老的民族传说，格林兄弟尽力去忠实记录，力图保持每一篇民间故事的原貌，甚至在初版时，还对某些故事附有详细注释。因此，这些故事具有严谨的科学性和优美的文学性。当然，在后来的几次再版过程中，由于作家更注意了读者对象的特点，对某些不适于儿童阅读的内容进行了适当地删节和改动，但作家在将民间文学儿童化时，仍注意到尽量不减弱原作品的科学性。所以，格林兄弟不仅开创了从学术研究角度搜集整理劳动人民口头创作的道路，而且对于世界儿童文学的诞生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儿童与家庭的童话》出版之后，专门为儿童编选的民间文学集又出现了《俄罗斯民间故事集》（亚·阿法纳西耶夫）、《挪威民间故事集》（培特尔·阿斯比伦桑）、《英国神话故事》（约瑟夫·雅各布斯）、《爱尔兰民间故事集》（威廉·叶芝）等。

我国丰富多采的人民口头创作是形成中国儿童文学的摇篮。

在近代社会，为儿童编写的传统读物中，也包括有中国古老神话传说、歌谣、童话、寓言等，如明代的《三字经》、《龙文鞭影》、《幼学琼林》、《演小儿语》等，但这些内容大都取材于古籍而不是真正劳动人民口头流传作品，同时，这些读物都是为改编者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服务。十九世纪中期，清代的《天籁集》（郑旭旦）、《广天籁集》（悟痴生）以及《北京儿歌》的相继问世，开了我国为儿童编选民间文学专集的先河。这些专集入选的儿歌，几乎都是当时广泛流传的民间儿童歌谣，而且不同地区还出现了各种异文，不仅宜于口耳相传，对于后来我国歌谣研究也提供了宝贵的资料。遗憾的是至全国解放，我国还没有一本具有一定规模的专门为儿童编选的中国民间故事专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受到了社会应有的重视，专门为儿童编选的民间文学出版物也越来越多。同欧洲各国不同的是，我国为儿童采录或编选民间文学作品的作者，大都是民间文学工作者，很少由作家来从事这一工作。我国作家的兴趣似乎主要在于对民间故事的改编或再创作上。“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据国家出版局版本图书馆编的《全国少年儿童图书综录》（1949—1979）统计，儿童文学中的民间故事读物（包括神话、童话、故事、笑话等）近八十种，其中除象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选的《青蛙骑手》、《隐身草》（均为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等较少专集具有科学性 with 文学性的完满结合，大都是经过改编的读物。

粉碎“四人帮”后的十年里，如果说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都进入了第二个黄金时代，那么，儿童文学也有了自己的黄金时代。由于清除了极“左”思潮的影响，保护民间文化和教育青少年引起了全社会的重视，这一切为儿童民间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保障。此外，在这十年里，全国儿童报刊和出版事业的空前发展，也为向少年儿童推荐他们喜爱的民间文学作品提供了较为充足的园地。比如，出版少年儿童读物的专业性出版社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只有两家，而现在却有二十几家。1980年创立的中国民间文艺出

版社是我国唯一专门出版民间文学图书的全国性出版机构，这家出版社每年出版民间文学作品（包括少儿读物）三十余种。此外，一些少儿报刊和民间文学报刊也都开辟了有关民间文学或讲给孩子听的民间故事专栏，而且这些报刊品种多，发行量大，1986年全国少儿报刊达180多种，民间文学报刊“文化大革命”前只有一、二种，而现在也发展有20余种，有的民间文学报刊发行量都超过百万份。如果我们将这些传播媒介在近十年来为少年儿童发表的民间文学作品全面统计一下，其结果一定大为可观。这些作品的特点是：

第一，由于有更多的民间文学工作者关心并亲自参加了向少年儿童传播民间文学的工作，所以，近年来直接从搜集整理的民间文学作品中精选出适于少年儿童阅读的读物增多了，这些作品具有儿童文学与民间文学双重特点，尽量保持着人民群众口头创作的原貌。

第二，编者摆脱了极“左”思想的羁绊，为少年儿童选择作品的天地更加广阔了。过去由于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把教育少年儿童仅仅理解为政治思想教育，所以，为他们选择的民间文学作品也只能是长工斗地主、奴隶反国王之类故事，一些幻想性较强的民间童话，常常被不加分析地一律说成是宣扬封建、迷信、宿命论等，从而堵塞了向少年儿童传播的渠道。近年来，民间文学中的儿童读物的出版，就象童话里描绘的神奇世界一样，五彩缤纷、百花齐放，民间神话、童话、笑话、寓言等都有大量出版。少年儿童从灿烂的民间文化里，得到美的陶冶和艺术享受。

第三，出现了一些具有一定规模的儿童民间文学选集。这些选本有的是按民间文学的不同体裁成集，如袁珂的《中国神话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祁连休的多卷本《中国民间故事选》（中国少儿社）、吴蓉章的《中国民间故事选》（四川少儿社）、董森、肖莉的《民间童话故事选》（北京出版社）、曹廷伟的《中国民间寓言选》（辽宁少儿社）、蒋风的《中国传统儿歌选》（广西人民出版社）等；有的是按不同民族、地区编选成集的如李耀宗的《中国少数民族童话

故事选》(四川民族出版社)、青岛市文联编选的《神奇的石门崖》(山东少儿社)等;也有的是民间文艺家、作家将自己搜集整理的儿童民间故事结集出版,如:张士杰的《秫秸船》(新蕾出版社)、董均伦、江源的《奇异的宝花》(新蕾出版社)、肖甘牛的《金芦笙》(少儿出版社)等。对外国民间文学的介绍也引起了一些少儿出版社的重视,近年来山东少儿社出版了《日本民间故事选》、《南亚民间故事选》等选本。尽管如此,儿童民间文学选集的出版,从全国来看,还缺乏宏观规划、系统出书。

第四、照顾了不同层次的少年儿童读者,特别是为低龄儿童精选出适于他们阅读的民间文学作品,使他们从小就吮吸民族传统文化的乳汁。如《中国神话》(少年儿童出版社)、《三湘传说》(湖南少儿社)、《黑龙江民间故事》(黑龙江少儿社)、《台湾民间传说画丛》(陕西少儿社)等,这些出版物图文并茂,装帧讲究,深受家长和小读者的欢迎。

二

置身于过去与未来交汇点的当代少年儿童,他们从小就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和奋斗目标,同时,还应当从传统民间文化中特别是从他们所喜闻乐见、经久流传的民间文学中了解民族的历史、汲取生活的经验和知识,学习各族人民和历代先进人物的高尚品德、优秀情操。可见,民间文学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为了更广泛地满足少年儿童对民间文学的需求,我们不仅从浩如烟海的民间文学宝库里选出珍宝,原原本本地传承给下一代,而且还可以采用改编的方式,使更多的民间文学作品为孩子们所接受和欢迎。茅盾同志早在五四时期,就亲自为小读者编写了希腊神话故事,粉碎“四人帮”之后,当儿童文学的春天再度来临的时候,他又向我国儿童文学工作者指出:“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有许多可以写成瑰奇的少年儿童文学作品。庄子、列子、中国神话、中国寓言、百喻经(那是印度的寓言),其中都有

可以改写为少年儿童文学的材料。精卫填海、夸父逐日、刑天舞干戚等等，加以发挥，可以写成极好的少儿文学。甚至《西游记》、《镜花缘》、《太平广记》、《一千零一夜》（阿拉伯故事集），也可以掏出儿童文学的金沙来，写成灿烂的作品。”（《少儿文学的春天到来了》）

所谓“改编”就是对民间文学的原始材料进行较大的艺术加工。从民间文学的研究角度来讲，最忌讳的就是对人民群众的创造按个人的需要和意愿进行修改和编造。民间文学是人民群众自己的艺术创造和智慧的结晶。一般来讲，民间文学属于历史范畴，它反映了千百年来我国各族人民对于社会、自然的认识，记录了他们的生活、风情和斗争。如果我们随意用今人的观念去代替古人的一切，使后人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真面目真假难辨，就会丧失民间文学应有的历史价值。所以，民间文艺家对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一直坚持“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但是，民间文学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不仅为科学研究、认识历史提供文献资料，同时，它又是文学的一部分，更能为人们所欣赏和娱悦。作为文学读物，特别是给少年儿童阅读的某些民间文学作品，只有经过必要的改动才能够提供给我们的小读者。如上所述，民间文学正是由于它是历史的产物，必然反映出古老的习俗和观念，而这些又是很难被今天的少年儿童所理解。比如，中国各民族人民的神话传说所体现出的那种创造、奋斗、百折不挠、牺牲自我的精神对于今天树立新一代少年儿童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也是不可缺少的，然而，神话毕竟是一种原始艺术，它与原始宗教、仪式、万物有灵等的密切关系以及图腾崇拜、兄妹成婚、人与动物结亲等内容，如果不经一定的艺术加工和改写，是很难让今天的孩子所理解和接受的。此外，民间文学既然是历史文化的积淀，它必然存在着一定的时代局限，其中也有一些夹杂着宿命论、封建迷信，甚至低俗的内容。这些作为历史遗产和研究资料也许还有某些价值，然而，作为少年儿童读物就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进行大删大改，否则，对于还缺乏一定鉴别能力的小读者会产生不良的影响。所

以，对于民间文学的原始材料运用的目的，取决于我们的态度和作法。著名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说：“如果你是一位民间文艺学者或语言学者，你就要求那有关的记录是绝对忠实的，完全客观可靠的；如果你是一位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文学读本编纂者或供给者，你就要根据自己的目的去选择，甚至于下笔去润色或改写那些原始材料。如果你是一位作家，那么你对那些故事、传说的处理和上面那两种同志大不同了。”（《关于故事记录的忠实性的问题》）对于民间文学来讲，我以为“改编”并不可怕，改编也是传统民间文学普及、推广、古为今用的一种方式，通过改编可以使更多的人了解我国各族人民和世界民间文化，吸引更多的人特别是使青少年养成对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兴趣。比如对我国民间文学最著名的“三大诗史”、“四大故事”，我们进行科学地整理和出版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保护民间文化的基础，是发扬民间文化传统的根基。但象“三大诗史”中的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连同各种异文约六十部以上，长达一百多万行，而且以韵文为主。单纯从阅读方面的困难来讲，就很难让人一口气读完那样长的鸿篇巨作，可是作为民族的文化瑰宝，我们应当设法让更多的人（包括少年儿童）去了解古代藏族英雄格萨尔一生降妖伏魔、英勇战斗的光辉业绩。四川民族出版社近年出版的多卷本连环画册《格萨尔》以及降边加措改编的有关故事在这方面做出了有益的贡献。有人说，改编是作家的事情，不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工作范围，其实，民间文学工作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力推广”，况且，民间文学工作者特别是那些长期坚持同人民群众生活在一起的搜集整理家们，由于他们对群众的生活、习俗、语言都非常熟悉，并有较深的民间文学修养和丰厚的民间文学积累，经他们改编的民间故事更容易保持民间文学固有的风貌，不至于使民间文学“串味”。建国以来，民间文艺家张士杰、董均伦、江源、陈玮君、肖甘牛、邬朝祝等都为少年儿童改写了大量优美的民间文学作品，有的还在全国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中获奖。他们在民间文学与儿童文学之间架起了一座美丽的彩桥，他们对于民间文学的普及和推广所付出

的辛勤劳动，应当得到应有的评价和尊重。然而，他们都常常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民间文学界认为他们搞的是个人创作，视为“异己”，儿童文学界又感到他们搞的是民间文学，并非“高雅”，推来推去，挫伤了一些同志的积极性，有人只好改弦更张。肯定改编的意义并不是意味着让所有的民间文学工作者都去搞改编，也不是想把民间文学的工作重点转向去领导“改旧编新”，那样在采录人民群众口头创作时还没有进行科学的整理，留下真实的原始材料就直接进行改编，甚至以假乱真，将改写的民间文学作品不负责任地冠以“搜集整理”等作法都是不宜提倡的。但是为了民间文学的普及和推广，为少年儿童改编民间文学作品不仅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事情，也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责任。

为少年儿童改编民间故事大致包括：

第一，对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进行较大的增删。给少年儿童改编民间文学作品同其他儿童文学创作一样，必须充分考虑到读者对象的特点。少年儿童不同的年龄特征形成了小读者之中不同的层次，所以，我们在改编过程中仅仅注意到成人与儿童的区别还不够，还应当明确是为多大年龄的孩子阅读而改编的作品。同样一篇民间故事供中、高年级的学生和供低幼儿童阅读的不同读者对象，在故事的内容、结构、语言等方面的要求也不尽相同。还应当指出的是，越是中、低年级学生，就越喜欢阅读童话和民间故事，而随着年龄和知识经验的增长，他们对民间故事的兴趣就逐渐让位于现实感较强的文学作品了。儿童心理学家吴凤岗于1980年在对北京地区小学阅读课外读物调查的一份《报告》中表明，在他所调查的对象里，喜欢童话、神话、民间故事的学生在三年级有63%人，而在五年级仅有37%人。阅读有打斗情节的中国古典小说和历史故事，在三年级占26%，而在五年级却占57%。这一信息启示我们，为低幼儿童改编民间文学更为值得重视。低幼儿童读物不仅要求内容健康有益，在故事的情节结构和语言运用上更要突出儿童特点。张士杰在五十年代搜集整理的民间童话《渔童》，通过老渔翁得宝的传统情节，反映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

国主义精神。1979年和1981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出版的儿童文学集（1949—1979）《童话寓言选》（金近、葛翠林主编）和《幼儿文学选》（任溶溶、鲁兵、圣野主编）都选了《渔童》。两篇童话虽然主题、情节、人物都基本相同，但是由于读者对象不同，前者直接选用了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稿，而后者对故事某些内容进行了较大的删节，去掉了人物过多的内心活动和政治色彩较浓的人物对话，使故事情节更加单纯、具体、精炼，在叙述语言上突出了动词的运用。因此，如果说《童话寓言选》中的《渔童》是忠实于原作的民间童话，那么《幼儿文学选》中的《渔童》便是为适于低幼儿童阅读而改写的民间文学读物。然而，为了一定读者的需要，这种改写又是多么必要。

其次，为了使民间文学作品更加完善、臻美，在改编时可以对作品的故事情节、结构，以及人物形象欠缺或多余的部分进行合理地增删。阿·托尔斯泰在改写俄罗斯民间故事时，他除了从不同的异文中选择最理想的蓝本外，还要对蓝本中不足的地方，进行增添、改变，“……再用别的语言和情节生动的故事来丰富它”（《俄罗斯民间故事序》）。肖甘牛父子将苗族民间故事《龙牙颗颗钉满天》改写成了电影剧本《桑哥哥》。原民间故事中，桑哥哥本来是迫使老熊王交出会补天的女儿，可是当他见到老熊王时，开口就向老熊王硬要个女儿“做老婆”，“做老婆”与“补天”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同时也损伤了桑哥哥的形象，所以在《桑哥哥》的电影剧本里，作者便删去了这一情节。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希腊神话英雄故事》的作者朱彦，在该书《后记》中谈到他为少年儿童改写古希腊神话时写道：“我对故事内容的取舍，首先看它们是否适合少年儿童。希腊神话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其中的一些内容对于今天的孩子来说，有些是不能理解的，有些是不很合适的。从作品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来说，神和人的关系，奴隶主和奴隶的关系，希腊城邦和城邦之间的关系，城邦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状况等等，大都不能为孩子所理解，也很难在文字上作深入浅出的解释。在展开社会环境描写的时候，有些内容就需要